

GUANXI WANGLUO
ZHIDU JIEGOU
YU JINGJI JIX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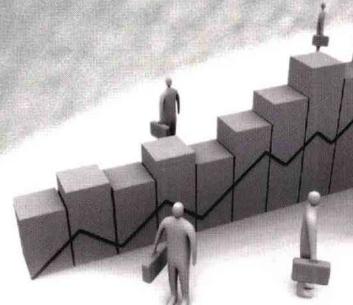
关系网络、制度结构 与经济绩效

——一项关于企业集群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姚 伟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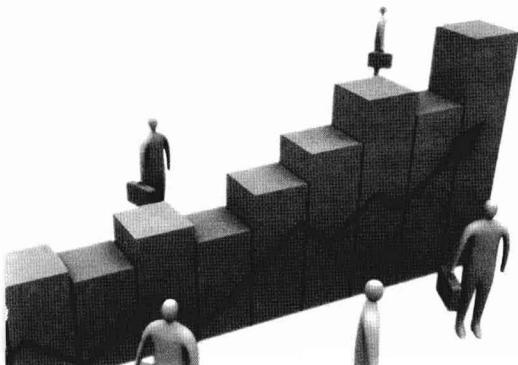


关系网络、制度结构 与经济绩效

——一项关于企业集群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GUANXI WANGLUO ZHIDU JIEGOU YU JINGJI JIXIAO

姚 伟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成 杰
责任校对:罗 丹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系网络、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一项关于企业集群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 姚伟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614—4325—5

I. 关… II. 姚… III. 企业集团—研究 IV.
F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883 号

书名 **关系网络、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
——一项关于企业集群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著 者 姚 伟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325—5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2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前 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企业集群在全球日益扩散，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绩效与社会收益，引起了政府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企业家们的向往和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比起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主流的或正统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注意制度、社会文化、国家、意识形态、产权等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现代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硬核，主要以现代自由交换市场、现代科层制企业、现代产权等为研究对象。他们或者强调人为设计的正式规则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或者强调宏观的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经济行为的外在作用；或者坚持演化博弈理论，视影响经济行为的制度产生于经济活动过程之中，甚至用经济学来解释社会制度的生成。最近，新制度经济学试图扩大“生产的制度结构”研究范围，强调制度相融和社会网络的作用，注意对网络化企业的研究，但是其基本假设、工具理性逻辑并没有根本改变，难以对企业集群有更深入的解释。

除新制度经济学从工具理性逻辑来分析经济行动的制度结构外，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受社会系统价值及其内化于行动者的角色规范的影响，其解释

遵循的是系统价值合法性逻辑；以沃尔特·鲍威尔为代表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行动与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和政策建构的，其解释遵循的是组织间场域合法性逻辑；以马克·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则强调经济行动的社会网络嵌入性以及网络、信任与规范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解释遵循的是一种非结构决定论、非原子化的内生性制度解释逻辑。这些制度解释相对于新制度经济学都有独特之处，也都直接研究过企业集群现象，但各自的视角相对单一，不能完全解释企业集群中的经济行动模式、制度结构及其经济绩效与社会收益。

本书综合上述制度理论，对典型企业集群提出了一个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提出了系列的假设，并收集了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检验，明确了其内部独特而复杂的网络结构与制度结构。这个综合性框架的要点是：企业集群中经济行动者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形成的是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经济关系网络单元，企业集群是由这些网络单元构成的立体网络结构；由于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单元更容易与亲属、社会关系网络互嵌，为网络社会资本的生成和维持、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使社会资本对经济行动产生确定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在这种情景下，行动者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基于专用性资产的、非机会主义的和非唯契约性的经济、社会行动者；经济行动由于嵌入了关系网络之中，遵守社会资本规范，同时又受着市场制度与企业规则的协调，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与组织监督成本在下降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市场资源配置和企业团队生产的优势；正是以小规模关系网络结构为基础，企业集群打破了企业与市场并列二分的制度框架，表现为一种网络化企业与网络化市场的结合。由于有着网络社会资本的支持，企业集群中经济行动的核心要素往往具有共同产权的特征，形成一种整体竞争优势。基于小规模非正式网络的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和企业规则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多元、互补、动态的微观制度结

构，是企业集群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与社会收益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是提出问题，阐明本书研究意义，综述相关研究文献，并提出本书研究思路。

第二章对经济行动、关系网络、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为本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本书认为从总体上看，行动、网络、制度之间，在宏观文化背景影响下相互建构，这种互构并非即时性的，而是在历史过程中进行和完成的。经济行动者在宏观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进行经济生产与交换互动，形成经济关系网络，在经济关系网络中生成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通过经济关系网络影响经济行动，进而沉淀为宏观社会文化因素。社会资本与经济行动、经济关系网络之间，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也存在相互建构关系。经济行动者在经济行动中形成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并内在地生成一种社会资本；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与亲属、社会关系网络互嵌，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网络社会资本，使社会资本内生化。网络社会资本、市场制度与企业规则各自影响下的经济行动者有着不同的成本结构和经济绩效、社会收益，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同时降低各种成本，提高经济绩效和促进社会收益。本章还从知识论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了经济行动需要这三种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支持的原因。

第三章主要是对企业集群中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集群企业关键成员之间存在的是小规模的经济关系网络，并由此构成网络结构，而不是分散化的自由市场交换关系。企业集群中作为生产同类产品的竞争者的下层企业，在地理上相对集中，彼此之间形成竞合关系。而上层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抵消了地位距离的消极影响，彼此之间也形成了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产品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生产性企业与服务性企业之间，形成的也是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集群企业内部功能专门化、部门单一化、管理扁平

化、生产柔性化，员工之间非正式经济关系网络与正式关系网络相对重合，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亲属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相互嵌入。本章的网络结构分析为下一章的制度结构分析奠定了基础，因为网络结构的不同必然影响到经济行动模式及其制度结构。

第四章主要分析企业集群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制度结构对于集群企业的经济绩效的影响。集群企业小规模交换关系网络及其结构化，使网络社会资本在市场中得以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经济交换由于获得社会资本的支持而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生产、组织、管理的转型，把垂直科层组织转化成水平的合作与互惠关系，使社会资本在企业中得以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企业内部生产由于获得了社会资本的支持，组织监督成本降低。集群企业小规模经济关系网络的结构化，以及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关系非正式化，为制度相融提供了重要途径。集群企业扁平化与市场网络结构化的有机结合，使社会资本、市场制度与企业规则各自局限得以克服，使外在制度内生化，形成一种动态而互补的制度结构，交易、监督与生产成本同时降低，经济绩效得到提高。

第五章主要分析企业集群的产权状况。本章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产权理论进行了回顾，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主流由于坚持的是建构理性主义，不能看到企业集群中存在的小规模关系网络结构而偏重于物质性、客观性财产、资产或资源的分析，所以主张明晰产权。大多社会学产权理论由于没有看到小规模的经济关系网络，主要是从外在的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去分析产权，因此对产权的解释具有浓重的结构主义色彩。本书认为，由于有着特殊的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的支持，集群企业间产权冲突减少，协调产权冲突方式有很大变化；内部产权出现横向集中趋势；核心的无形资产则更具共同产权特征。这种产权状况对经济行动具有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并提

高了企业集群的经济绩效。

第六章则是根据本书上述理论进行应用分析，主要是对我国企业集群的网络与制度结构状况进行考察，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政策建议。要促进企业集群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形成其网络和制度结构。政府在创造企业集群的初始条件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应防止理性过度扩张，以形成网络社会资本、市场制度和企业规则动态互补的制度结构。

第七章为全书总结，并对关系网络互嵌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市场制度与企业规则通过网络结构化和非正式化实现相融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姚 伟

2009年3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1. 1 企业集群：兴起与盛行	(1)
1. 2 企业集群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6)
1. 3 关于企业集群的各种视角	(12)
1. 4 本书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42)
1. 5 研究对象限定、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46)
第二章 经济行动、关系网络与制度结构	(49)
2. 1 基本概念	(49)
2. 2 行动、网络与制度的互构	(67)
2. 3 网络社会资本	(75)
2. 4 三种经济制度的比较分析	(90)
2. 5 经济行动的微观制度结构	(97)
第三章 集群企业之网络结构	(106)
3. 1 外部经济关系网络结构	(106)
3. 2 内部成员经济关系	(121)
3. 3 关系网络互嵌	(130)

第四章 企业集群之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	(137)
4.1 传统经济共同体的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	(137)
4.2 自由市场、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	(140)
4.3 网络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的结合及其经济绩效	(142)
4.4 集群企业内部制度结构及其经济绩效	(156)
4.5 企业集群整体制度结构与总成本节约	(160)
第五章 企业集群之产权状况	(164)
5.1 新制度经济学与明晰产权	(164)
5.2 社会学视野中的产权	(167)
5.3 企业集群的产权状况	(172)
第六章 企业集群网络与制度结构的生成	(179)
6.1 我国的集群企业及其网络与制度结构状况	(180)
6.2 企业内外关系网络的形成	(184)
6.3 动态互补制度结构的生成	(189)
第七章 结论	(193)
7.1 企业集群：多元制度并存与动态互补	(193)
7.2 企业集群：经济绩效与社会收益同步	(195)
7.3 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视野新综合	(197)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18)

第一章 导论

1.1 企业集群：兴起与盛行

最先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在意大利兴起的企业集群。企业集群在意大利的兴起有着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以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为例，在 20 世纪初该区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些技术学校，培训经理或管理人员与技术工人，这些人毕业后就自己开办企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该区开始出现专门化的柔性生产方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该区企业集群的产生奠定了历史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区政府与民众同情共产主义，受到意大利中央政府的压制，很少获得中央政府投资。该区政府与民众为了寻求生存，团结一心，以无中央投资为借口，抵制中央在该区建立全国税收体系，并为地方企业集群积累了资金。同时，该区各级政府通过提供信贷，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为工人开办日间托儿所，提高民众经济参与程度，增进民众社会福利；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复兴区域性中心城市，并强化本区企业家与工人的身份认同。在这种特定历史情况下，该大区的柔性专门化生产迅速发展，小企业不断涌现，彼此之间围绕着生产同一产品而形成密不

可分的集群，几乎把生产环节延伸到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到 20 世纪 70 年代，大量的企业集群使该区在整个意大利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平等。^① 而意大利中部其他各大区的企业集群也较发达，因此相对于以大型工业为特征的北部意大利和以农业生产为特征的南部意大利，中部意大利形成了独特的企业集群经济特征，因此被称为“第三意大利”。由于 70 年代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滞胀，而企业集群却使意大利的经济与社会运行良好，引人注目，所以学术界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都纷纷加入了对意大利企业集群的研究，使企业集群成为学界重要的关注对象。

著名的区域经济竞争力研究者迈克尔·波特曾认为，意大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崛起，主要应归结为其企业的高度集群化。他指出，意大利自然资源高度匮乏，能源和原料大多依赖进口，工业企业从业平均人数与产值均居工业化国家之末，但由于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经济总量排名却较高（2006 年为世界第七位），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其特有的企业集群优势。根据意大利统计局 2006 年的统计，意大利由专门化的企业集群构成的经济区就多达 199 个，包括纺织、皮革和制鞋、家具、机械、食品、金属制品、化学制品、造纸与印刷、首饰等企业集群。^②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企业集群还在全球迅速扩散，大有取代传统科层制大企业而成为各国经济主体形式之势。例如，在美国这个现代福特制大企业众多的经济强国中，企业集群也出现了迅速的发展，并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其硅谷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复兴和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更是

^① 莫洛·纪廉著，姚伟译：《新经济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24~429。

^② 李平：《意大利的产业集群状况及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110，第 3 版。

让人难以置信。对此萨克森尼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分析，并认为硅谷有着独特的地方文化与企业网络。据统计，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的 380 个企业集群就生产了其接近 60% 的产出。那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盛一时，使美国迅速成为经济强国的国际性福特制大企业，也普遍出现了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全面转型，逐渐转变为以柔性管理、功能专门化和组织扁平化为主要特征的后福特制企业集群。

英国在工业化前就出现了大量的中小企业集聚现象，即使在工业化时期，企业集群也大量出现，如 1861 年在伯明翰就出现了一个武器制造企业集群。不同的企业生产武器的不同部分，如枪管、枪机、瞄准器、枪托等，然后把这些半成品卖给一个中间商，该中间商又把这些部件卖给一个企业进行组装，企业再把成品卖给军队。^① 在工业化时期出现的企业集群主要有斯塔福德郡的陶器企业集群、德弗德郡的草帽生产企业集群、白金汉郡的椅子企业集群和谢菲尔德的刃具企业集群等。正如下文将要分析的，著名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对英国企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英国很多传统企业集群逐渐衰落，但在 20 世纪末又出现了新的企业集群，如伦敦的金融、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举世瞩目，珠宝和古董、出版、广告、电影、音乐、旅游、娱乐和商业服务等企业集群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伦敦 12 个企业集群的就业人数占整个伦敦就业人数的 43%。最近，东安格利尔地区的剑桥、英格兰东南部的牛津郡和萨里，以及苏格兰中部地区兴起的生物技术企业集群更是令人瞩目。据统计，英国共有 154 个企业集群区，每个区大约有

^① 仇保兴著：《小企业集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41。

8~18个企业集群，为英国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在德国，企业集群也有很长的历史，德国学术巨人马克斯·韦伯之弟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就对企业集群进行了地理经济学分析。而现今在德国的汽车、电气、机械装备和信息等产业中，中小企业占主导地位，形成了汽车及零配件制造（宝马、奔驰、保时捷、奥迪等）、电气制造（西门子、阿尔斯通、博世、菲利浦等）、机器及装备制造（蒂森克虏伯、林德等）、制药业、医疗设备、物流管理、研发和航空航天业等企业集群。

在法国，企业集群也日益受到重视并发展迅速，政府大力扶持了67个“竞争力集群”，其中包括具有全球领先竞争优势的6大企业集群，即以里昂为中心的生物工程企业集群，以波尔多和图卢兹为中心的航空航天企业集群，以巴黎为中心的医药企业集群和软件系统企业集群，以蓝色海岸各城市为中心的通讯企业集群以及以格勒诺布尔为中心的微电子企业集群。此外政府也重视扶持相对传统的全国农业企业集群、里昂化工企业集群、利穆赞—比利牛斯陶瓷产业集群、罗讷—阿尔卑斯—弗朗什孔泰塑料加工产业集群，以及普瓦图—夏朗德地区运输产业集群等。法国政府认为，这些企业集群已成为法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

我们通常认为，现代福特制大企业似乎比企业集群更为“现代”，但正是在这些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集群日益代替现代的福特制大企业，成为经济支柱，这表明企业集群确实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经济和社会现象。而在相对落后或“传统”的东亚（除日本外）、东南亚、南亚诸国或地区，传统的企业集群占据着

^① Ron Botham; Hervey Gibson. *Business Clusters in the UK A First assessment* [R]. London: Macmillan, 2001, 2.

池仁勇等：《英国企业集群的演进及分布特征》，《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2）。

更加重要的地位。但现代的企业集群在这些国家也不乏典型案例，如印度近年来软件企业集群迅速崛起，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卡纳塔尔邦班加罗尔的电子软件企业集群被誉为“印度硅谷”。数量庞大的软件开发企业及相关研发、金融机构聚集于班加罗尔技术开发区，公共资源共享，人力资源灵活流动与配置，推动了印度产业技术创新和扩大了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为印度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也在日益集群化。如韩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注重大型综合企业集团的发展，而现在其企业集团正在不断向企业集群演变。^① 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的三星集团，现在为了提高竞争力和应对经济发展趋势，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重要的变革。三星集团的最高决策者为会长，会长只占有整个集团 5% 的股份，其权力是决定集团的未来方向和方针政策，任命子公司的社长。会长之下设秘书办公室，作为会长的参谋和办事机构，成员由各子公司派人组成。会长每年召开一至二次子公司社长会议，研究集团规划和发展战略，协调子公司活动。各子公司由社长个人领导，是平行、独立的法人组织，按照集团发展战略，自主经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企业集群形式。而韩国其他一些集团也在向企业集群演变。此外，日本也有数百个企业集群区域。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集群也非常发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类型多样、发展程度各异的企业集群，如浙江生产小商品的企业集群（又称块状经济），广东的专业镇，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公司制企业集群，以及由政府推动的为数众多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① 章明：《由集权到分权：韩国企业集团改革趋向》，《集团经济研究》，1995 (9)。

和工业园区等等，其中有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且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

总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种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就是企业集群的兴起及其全球性扩散。企业集群在传统产品生产领域、新兴高科技产品生产领域不断涌现，而一度被现代福特制大企业所垄断的大型制造业领域也纷纷集群化，福特制大企业正在全面转型为中小企业集群。那种由少数几个大企业拥有整个行业、产业控制权的状况正在改变，那种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但却极度分散的状况也正在改变。中小企业日益集群化。

1.2 企业集群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一般认为，企业集群是指由一定数量的生产同一产品或从事该产品某道生产工序的企业，与这些企业相关的产品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为这些生产性企业的生产和交换提供运输、信息、技术、人力资源、会计、金融、法律等服务的企业，以及企业协会、学校、科研机构等等，共同形成的一种经济生产与交换形式。这是对企业集群比较直观的描述，但似乎并没能抓住企业集群直接的经济之外的重要特征。

企业集群中各个企业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企业集群也与传统的福特制大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有区别。众所周知，现代自由市场是一种开放的、大规模的关系网络，交换对象的选择相对来说都是依据价格与利润而定，交换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市场参与者主要依靠价格来获得信息，决定自己产品的生产与投资的规模等。在管理资本主义福特制大企业中，一种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往往由一个企业单独完成，并由此渐渐形成了多层级的、官僚化的垂直管理模式，企业内部上下级员工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垂直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和

制度化的关系。在自由市场经济或现代管理资本主义阶段，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界线是分明的，一个企业只是在原材料购买与产品销售两个环节才进入市场。

而在典型的企业集群中，一定数量的企业围绕同一种产品的生产形成了产品链条，彼此之间因此也存在市场交换关系，但相对于最终产品市场而言，整个企业集群似乎又是一个庞大的生产性集团。集群中的企业似乎既存在竞争关系也存在合作关系，既存在市场交换关系又存在生产分工关系；成员企业规模较小、相对独立、没有严格而齐全的科层结构，但成员企业一起又形成了宏大而等级分明的系统；成员企业之间存在深层、专门的生产分工，但又与传统的家庭、社会组织密不可分，某些生产环节能够完全由一个家庭来完成；企业内部员工之间既可能存在最冷静的经济交易关系，又可能存在最亲密的亲人关系；企业集群中的经济活动既可能受到国家法律制度的制约，也可能服从于经理人制定的规则，还可能受到某些社会规范的影响，但同时更会遵从市场规律的制约。可见，企业集群既是市场与企业的统一，又是生产与交换的统一；既是经济关系与社会、情感关系的统一，又是最传统的家庭生产与最现代的科技产品生产的统一；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既能促进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又能促进所在地区的社会收益。因此，人们常说典型的企业集群是市场协调和等级协调之间的一种中间性的生产和交换形式，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现象。

那么，与现代自由市场和福特制大企业相比，企业集群生产与交换关系网络究竟有何不同？这种关系网络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网络结构，进而促进网络社会资本，使之与市场制度、企业规则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制度结构的？这种网络结构为何会在促进集群企业获得各种资源的同时又使企业集群中的经济行动交易成本和组织监督成本下降、经济绩效提高？企业集群为什么又